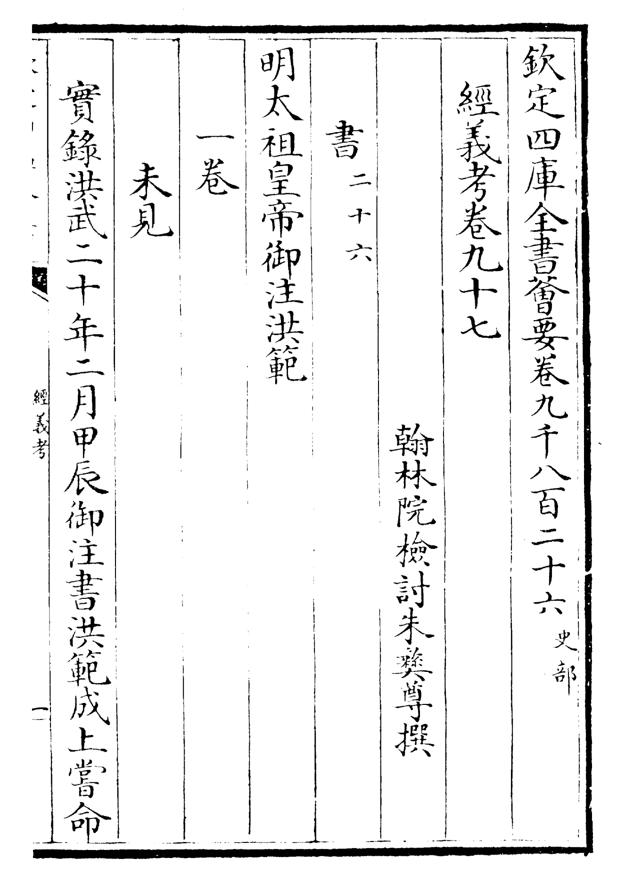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九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二十六

明太祖皇帝御注洪範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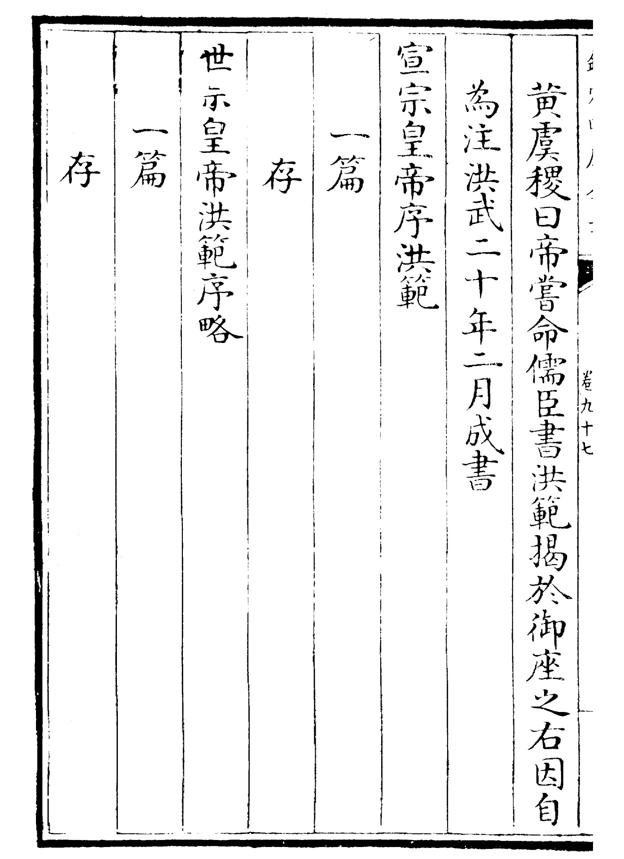
未見

實錄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書洪範成上嘗命

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為注至是成召賛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道也所以叙彛倫正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朝夕省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劉三吾後序曰皇上宵旰圖治留心經學以為六經

莫古於書帝王政事亦莫備於書讀書弗本其行事而徒求之於文事非善學者也既歴𢚩思發其奥義為書若干篇矣載惟洪範大法本諸天道體之人君驗之民生未易推測則即鑾輿日所戾止敕寫是編揭之座右朝夕顧諟一旦心領神會有得焉乃撥機冗為之注釋於是九疇大範燦然復明大哉聖訓於世詎小補哉臣如孫嘗習是書叨忝近侍日獲與聞敢僭序其後



黄虞稷曰帝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因自

為注洪武二十年二月成書

宣宗皇帝序洪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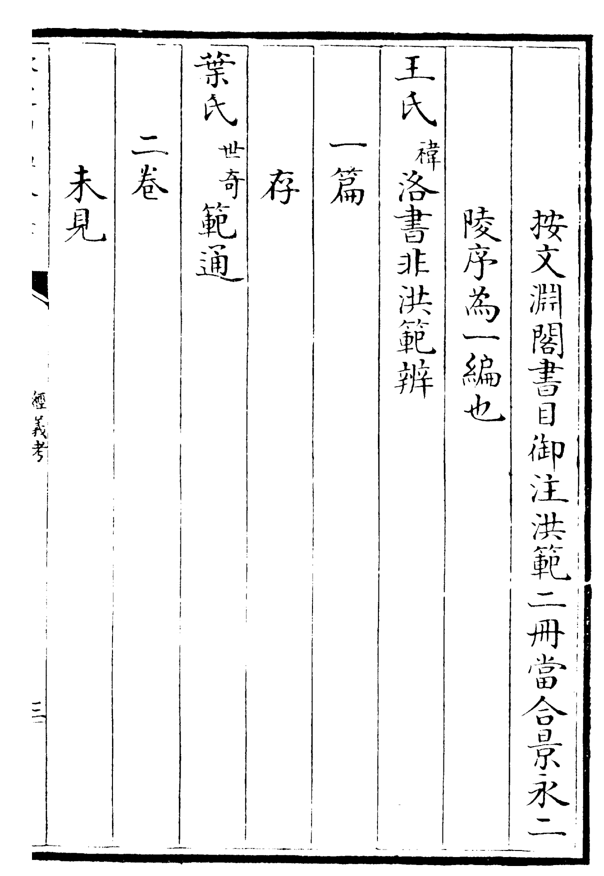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世宗皇帝洪範序略

一篇

存


按文淵閣書目御注洪範二冊當合景永二陵序為一編也

王氏（禕）洛書非洪範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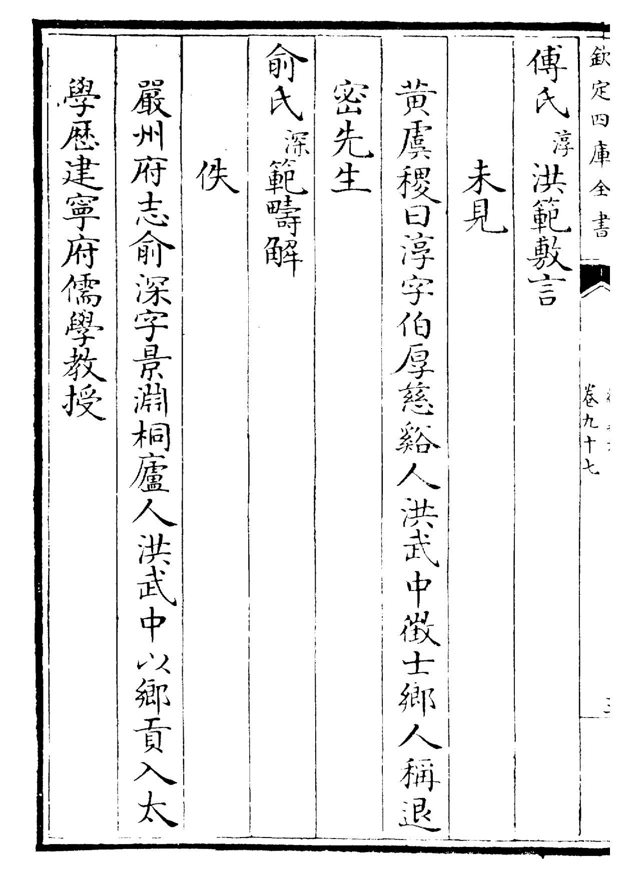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葉氏（世奇）範通

二卷

未見



傅氏淳洪範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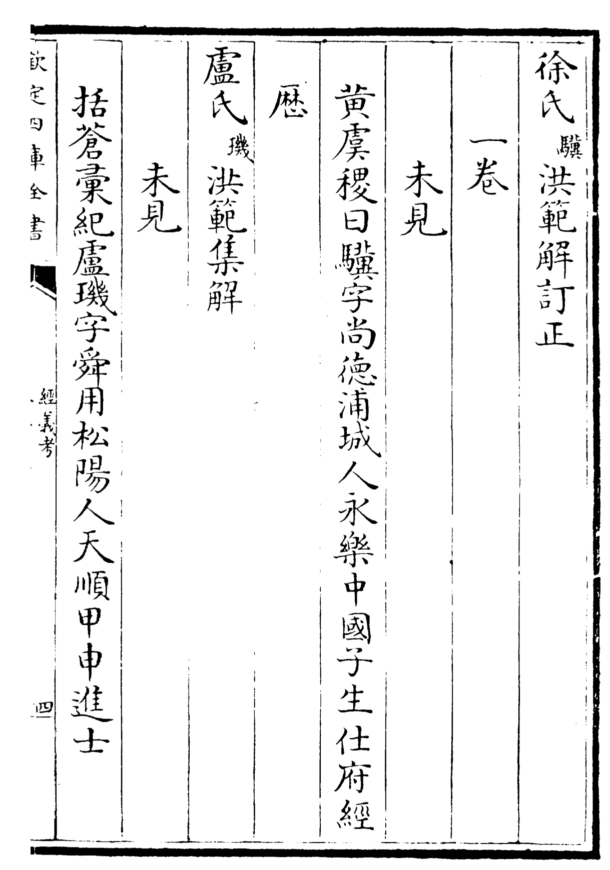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淳字伯厚慈谿人洪武中徵士鄉人稱退密先生

俞氏深範疇解

佚

嚴州府志俞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中以鄉貢入太學歷建寧府儒學教授



徐氏驥洪範解訂正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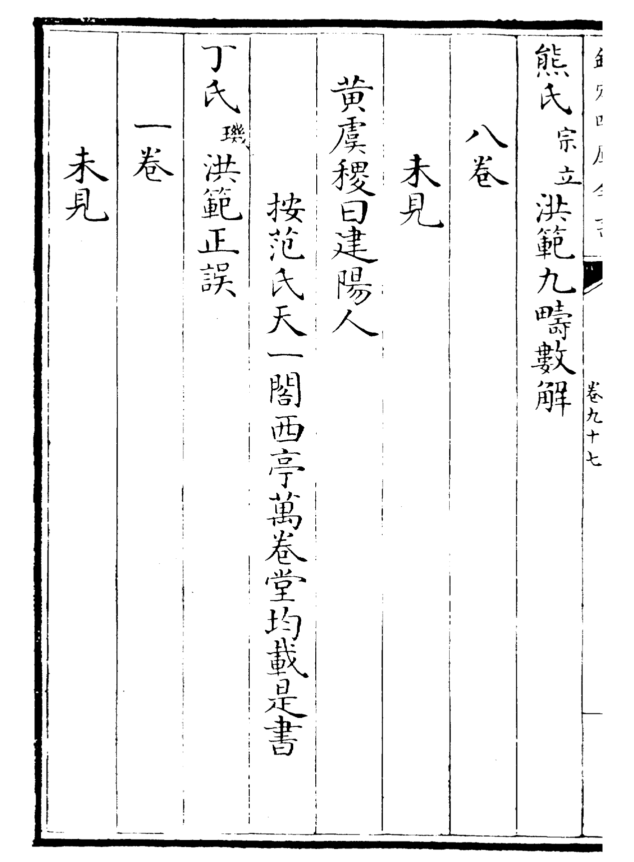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驥字尚德浦城人永樂中國子生仕府經歷

盧氏璣洪範集解

未見

括蒼彚紀盧璣字舜用松陽人天順甲申進士



熊氏宗立洪範九疇數解

八卷

未見

黄虞稷曰建陽人

按范氏天一閣西亭萬卷堂均載是書

丁氏璣洪範正誤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丁璣字玉夫丹徒人成化戊戌進士除中書舍人以星變言事謫晉安州判官轉廣西通判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為廣東提學副使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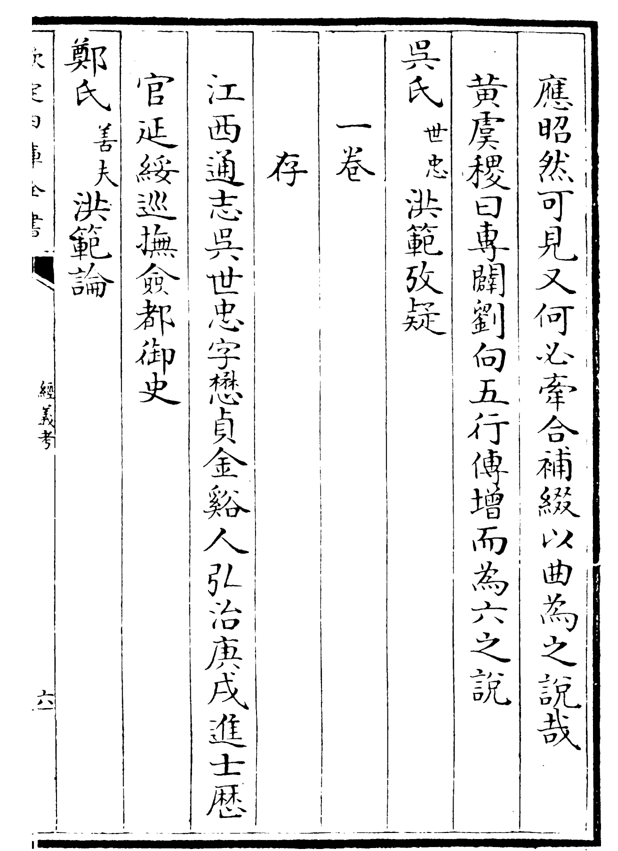
楊氏廉洪範纂要

一卷

存

廉自序曰尚書洪範所陳篤恭而天下平聖神功化之極盡在是矣劉氏父子五行傳於五者增而為六

夏侯勝久陰謀上之言偶爾而中人愈神之而世遂有兩洪範六五行宋蘇明允指其謬當矣然向歆以前已有尚書大傳大略如向歆之說而蘇氏曾無言及豈亦未之見邪噫易出於羲文周孔其後乃有京房郭璞之學範出於大禹箕子其後乃有劉向劉歆之學而淫巫瞽史往往幸其一言之中從而張之使其為說遂與聖人之經抗衡於世豈不可憾哉學者誠取洪範本篇沈潛玩味則五行五事休咎福極之



應昭然可見又何必牽合補綴以曲為之說哉

黄虞稷曰專闢劉向五行傳增而為六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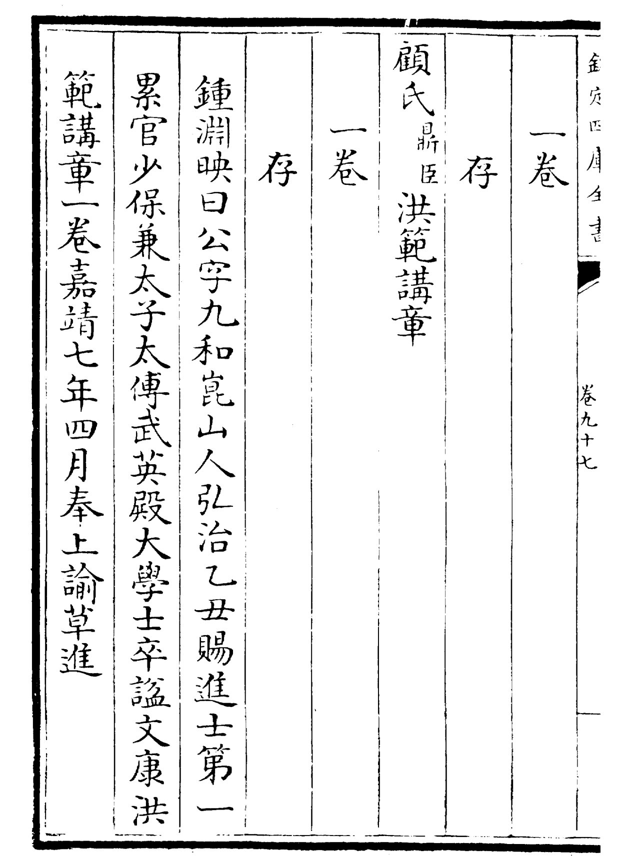
吳氏世忠洪範攷疑

一卷

存

江西通志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延綏巡撫僉都御史

鄭氏善夫洪範論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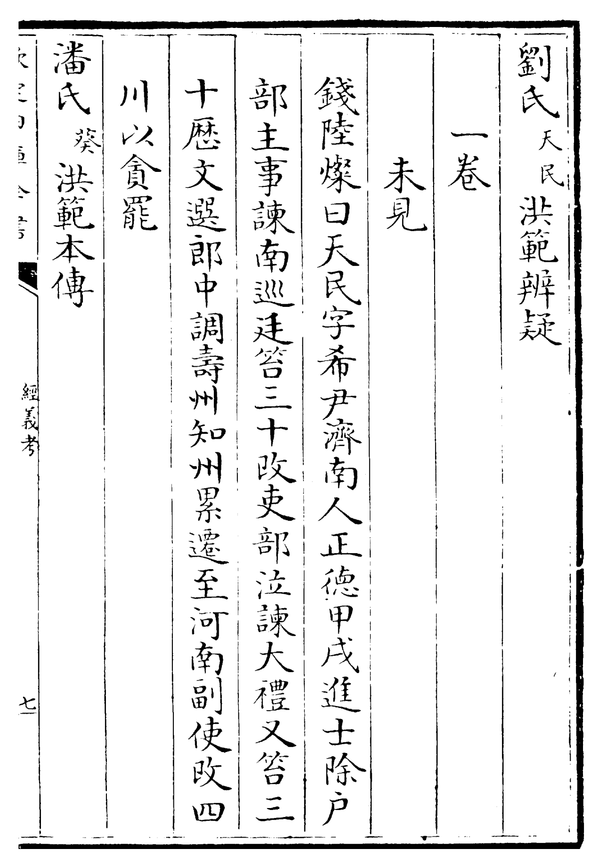
存

顧氏鼎臣洪範講章

一卷

存

鍾淵映曰公字九和崑山人弘治乙丑賜進士第一累官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康洪範講章一卷嘉靖七年四月奉上諭草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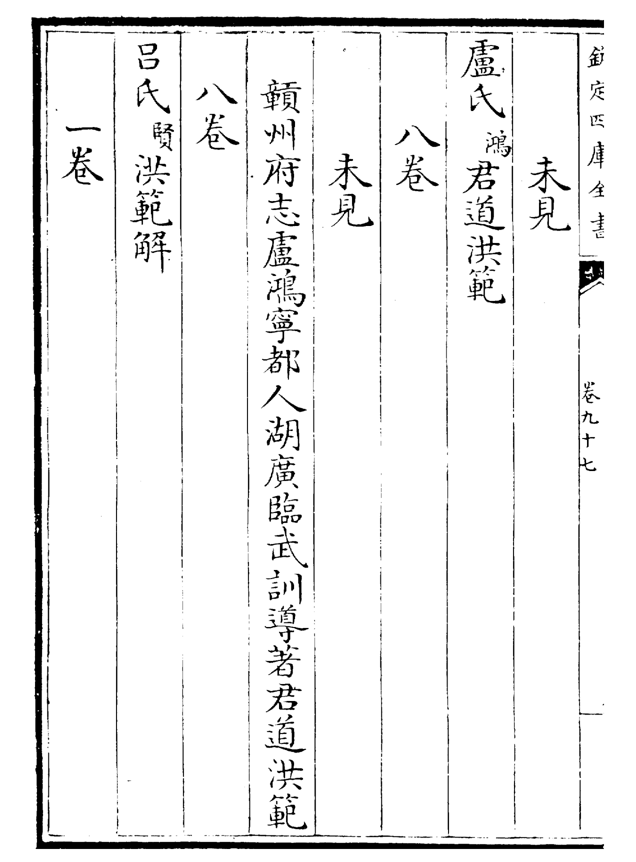
劉氏天民　洪範辨疑

一卷

未見

錢陸燦曰天民字希尹濟南人正德甲戌進士除戶部主事諫南巡廷笞三十改吏部泣諫大禮又笞三十歷文選郎中調壽州知州累遷至河南副使改四川以貪罷

潘氏葵　洪範本傳


未見

盧氏鴻君道洪範

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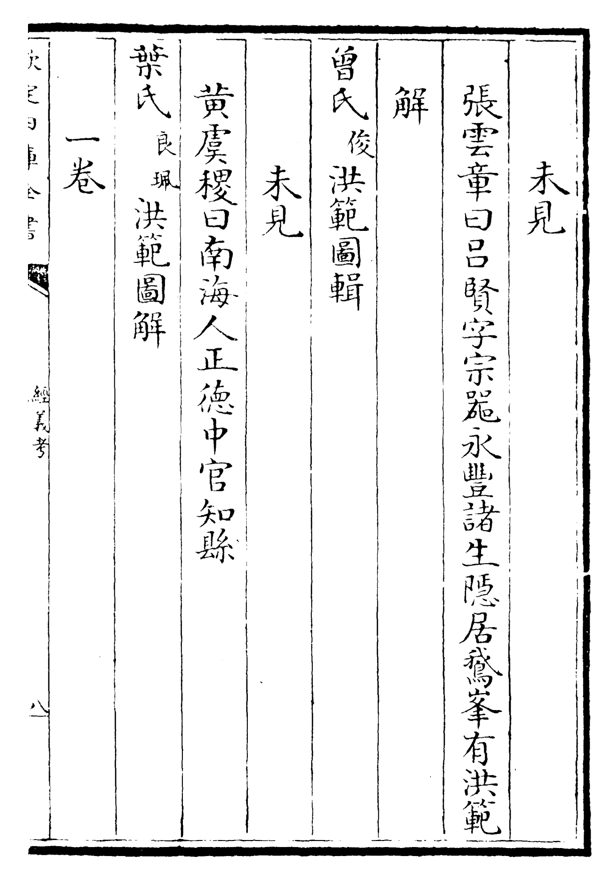
未見

贛州府志盧鴻寧都人湖廣臨武訓導著君道洪範

八卷

吕氏賢洪範解

一卷



未見

張雲章曰呂賢字宗踞永豐諸生隱居鶖峯有洪範解

曾氏俊洪範圖輯

未見

黄虞稷曰南海人正德中官知縣

龔氏良珮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徐氏獻忠洪範或問

一卷

未見

獻忠自序曰聖人列天地自然之利可以養民者曰五行後世譎其義謂造化羣有而生吉凶此五物者司之甚矣其過論也劉向五行傳始窮其義以通變化蔡子傳其學著洪範皇極内篇以儒者之道緣之

厥後作書集傳遂旨趣五行綜其餘論不自知其陷於緯說之家矣夫天地之道有象有數有體有用故孔子謂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至於洛書者其精行鬼神其變參卦圖其數窮物理通治軌闔闢推移猶夫易之為道廣大悉備者也箕子陳範之本意純乎理而不窮其變則其象而不行其數後世儒者沒於劉向之過論既昧地十之數不可通於洛書之九又不知五行一疇不可通於八疇之義徒泥異端之說使

聖人之教不白於天下是固可惜也顧傳注之行已久後生末學不敢以一得之見遽綴其間聊即問難語名之以竢悟學之士云

游氏日章洪範釋義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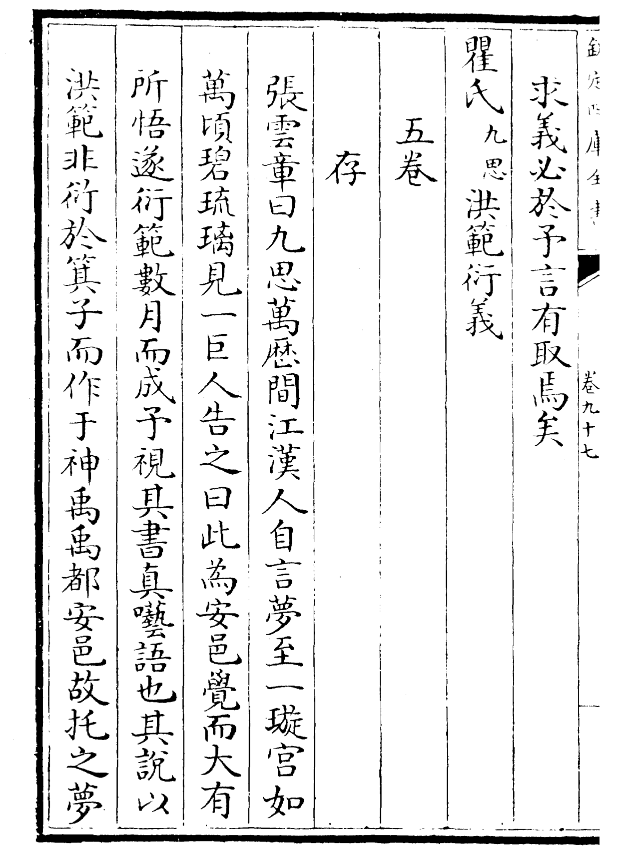
黄虞稷曰日章字學侗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歴官廉州府知府

歸氏有光洪範傳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為先儒之説亦時有不可廢者因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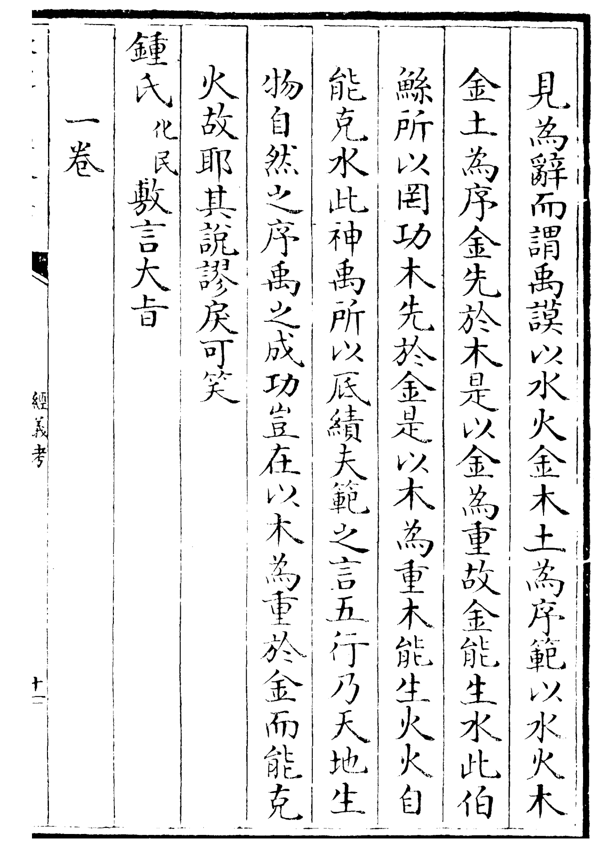
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瞿氏九思洪範衍義

五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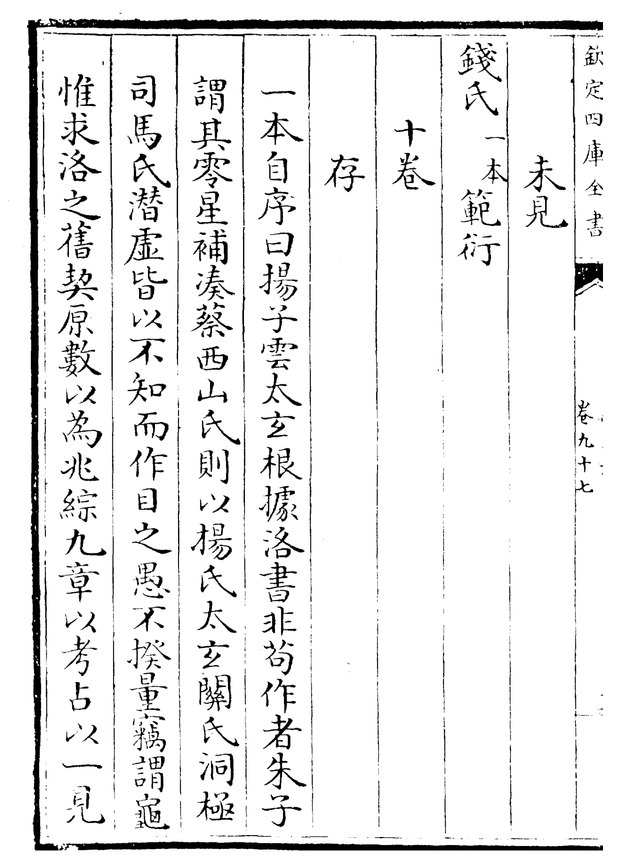
張雲章曰九思萬歷閒江漢人自言夢至一璇宮如萬頃碧琉璃見一巨人告之曰此爲安邑覺而大有所悟遂衍範數月而成予視其書真囈語也其説以洪範非衍於箕子而作于神禹禹都安邑故托之夢



見爲辭而謂禹謨以水火金木土爲序範以水火木
金土爲序金先於木是以金爲重故金能生水此伯
鯀所以罔功木先於金是以木爲重木能生火火自
能克水此神禹所以底績夫範之言五行乃天地生
物自然之序禹之成功豈在以木爲重於金而能克
火故耶其說謬戾可笑

鍾氏化民敷言大旨

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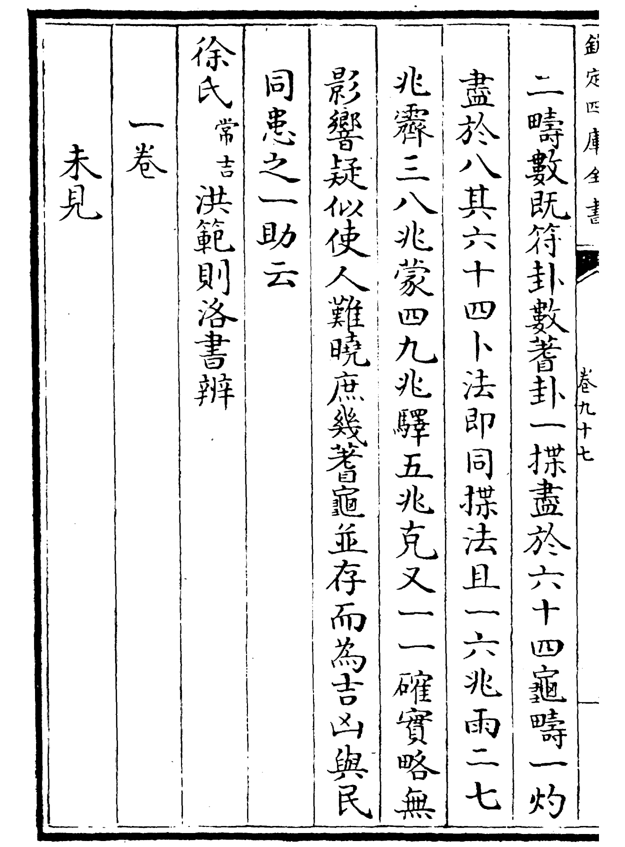
錢氏一本範衍

十卷

存

一本自序曰揚子雲太玄根據洛書非苟作者朱子謂其零星補湊蔡西山氏則以揚氏太玄關氏洞極司馬氏潛虛皆以不知而作目之愚不揆量竊謂龜惟求洛之舊契原數以為兆綜九章以考占以一見

占五行以二見占五事以三見占八政以四見占五紀以五見占皇極以六見占三德以七見占稽疑以八見占庶徵以九見與隱占福極蓋龜從洛出能知天道其自一至九四十五畫見於龜背皆神明自然之折文一一皆有吉凶可貞問禹疇九章即為龜卜全書之實據求洛書之舊稽禹疇之卜因數成變因變考占因占設教因事示戒蓋卦以兩畫成於八疇以兩畫成於九卦之六十四以八乘之為五百一十



二疇數既符卦數蓍卦一揲盡於六十四龜疇一灼盡於八其六十四卜法即同揲法且一六兆雨二七兆霽三八兆蒙四九兆驛五兆克又一一確實略無影響疑似使人難曉庶幾蓍龜並存而為吉凶與民同患之一助云

徐氏常吉洪範則洛書辨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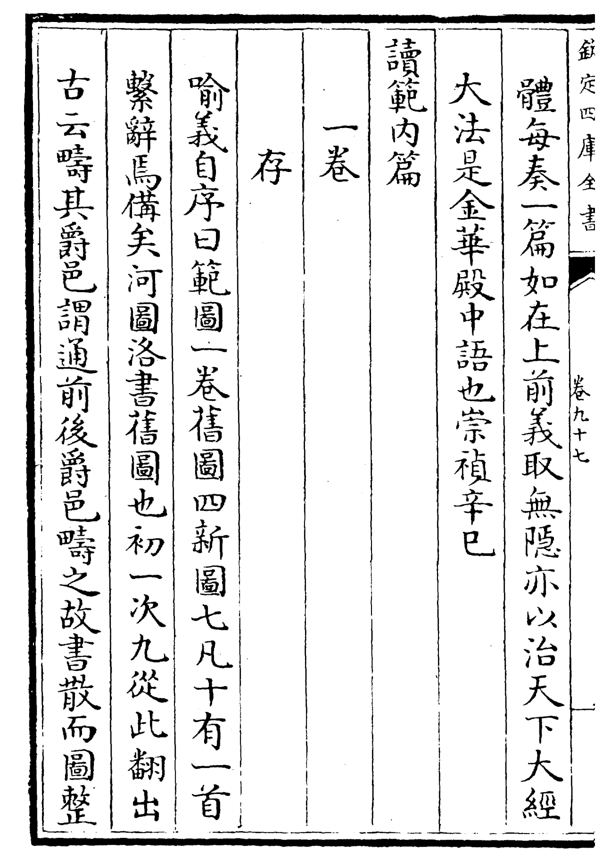
未見

羅氏喻義洪範直解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凡書一讀一解或曰讀書不求甚解讀範恐不然有字者商之範無字者雒之書顧書則失範顧範則失書顧書失範範流為數顧範失書令之注疏是也書範相著依而無失如子顧母是謂得之惟講筵進講既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令用其



體每奏一篇如在上前義取無隱亦以治天下大經大法是金華殿中語也崇禎辛巳

讀範內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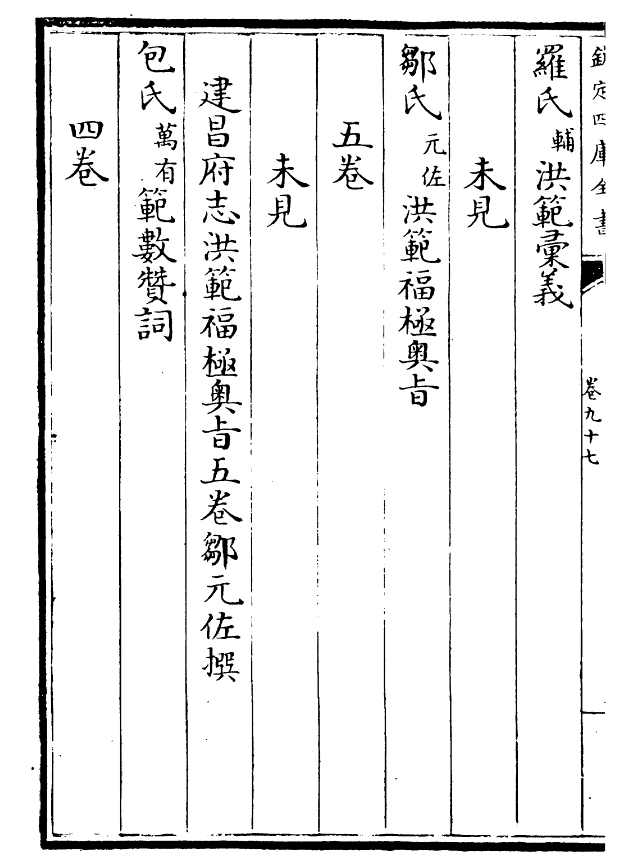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範圖一卷舊圖四新圖七凡十有一首繫辭焉備矣河圖洛書舊圖也初一次九從此翻出古云疇其爵邑謂通前後爵邑疇之故書散而圖整

也陽三陰四舊圖也奇偶進反從此翻出奇偶者天地也進反者禮樂也天地設立禮樂行乎其中矣錯綜其數叅伍以變分五以上以歸五行六以下以歸四克文不在兹乎或稱縱五横一晦翁所謂打馬子相似者範之圖也曰姑舍是

張雲章曰喻義之言曰講筵進講既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又謂昔人以老準易不如以範準易故又作讀範内篇



羅氏輔洪範彚義

未見

鄒氏元佐洪範福極奥旨

五卷

未見

建昌府志洪範福極奥旨五卷鄒元佐撰

包氏萬有範數賛詞

四卷

未見

黄氏道周洪範明義

四卷

存

道周進上序曰臣觀五帝三王之道備在易象自易

象而外惟有洪範一書為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

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義文之道

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漢興伏鼌口授不真

厥後諸儒皆因伏鼂以證古簡是以譌舛相沿失其倫脊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然皆史家記述之言雖顛末稍殊無傷大義如武成維誥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為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奥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為耄口所亂良可惜也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譌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斂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斂言錯而在前譌字如晨為農弌

為咸殛為極之類皆伏羲之所不稽鄭孔所未説宋
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迂昧
繹思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主留神經籍奉旨纂輯
乃復不揣為明義四卷其上卷皆言天人感召性命
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騭相協彛倫條
貫旁及陰陽厯數之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别
倫序以及聖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
下愚迂昧私意以為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

可敦崇紬繹未有過於斯書者也

黄虞稷曰崇禎十年道周為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掌司經局事時編纂進呈

鄒氏期禎洪範經世要語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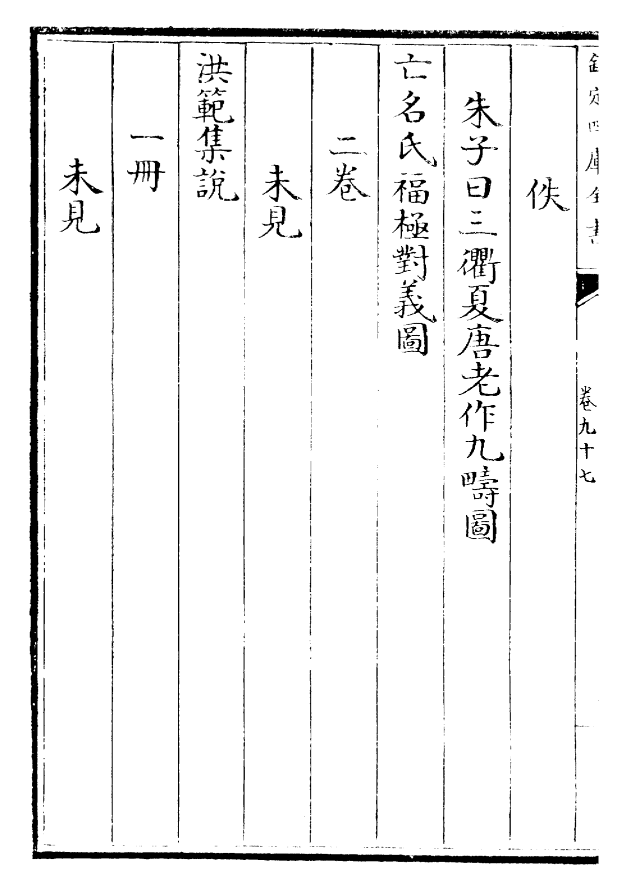
孫氏承澤洪範經傳集義

一卷

存

按退谷先生洪範集義分禹疇箕傳以一五行以下為禹疇以水曰潤下以下為箕傳如五紀皇極五福六極等傳大約多依宋元諸儒惟三八政向無傳取朝鮮本實之余嘗叩先生曾親見朝鮮本否曰未也仁山金氏言之後得仁山注初無此文然先生豈欺我者或其所藏本與余所見有不同爾

夏氏 唐老 九疇圖



佚

朱子曰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

亡名氏福極對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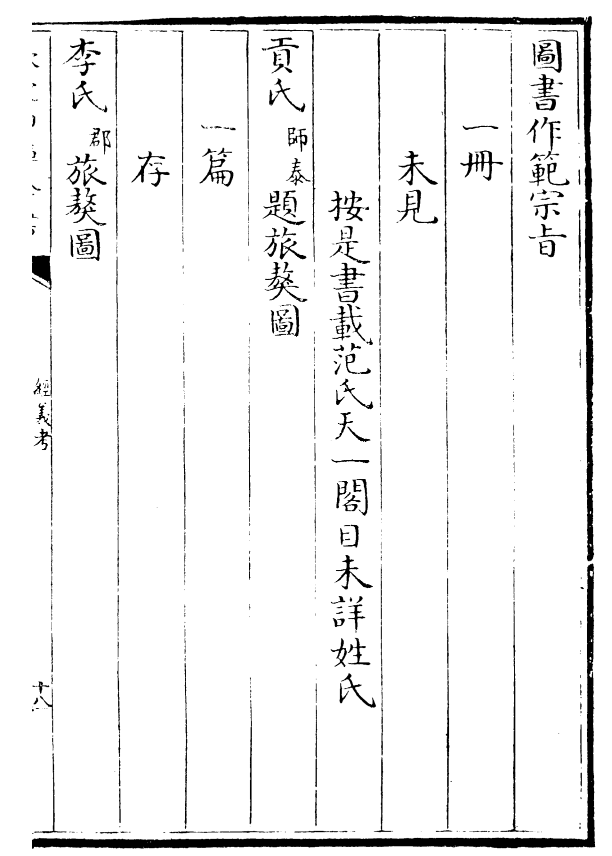
二卷

未見

洪範集說

一册

未見



圖書作範宗旨

一冊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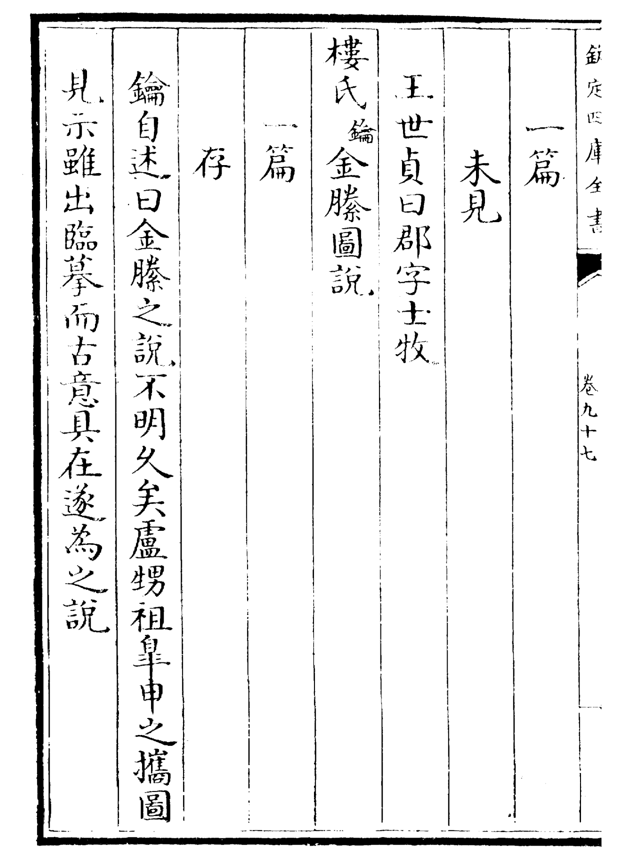
按是書載范氏天一閣目未詳姓氏

貢氏師泰題旅獒圖

一篇

存

李氏郡旅獒圖



一篇

未見

王世貞曰郡字士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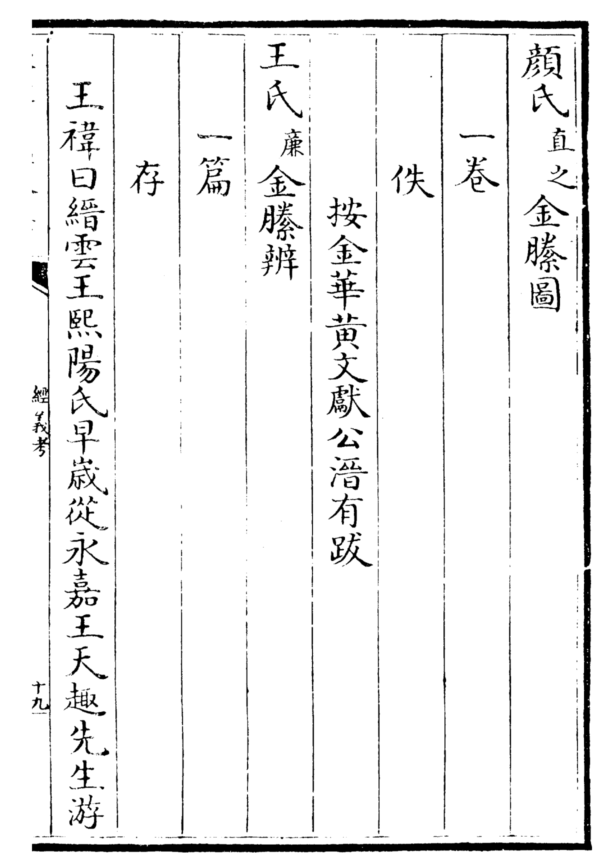
樓氏鑰金縢圖說

一篇

存

鑰自述曰金縢之說不明久矣盧甥祖皐申之攜圖

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為之說



顏氏直之金縢圖

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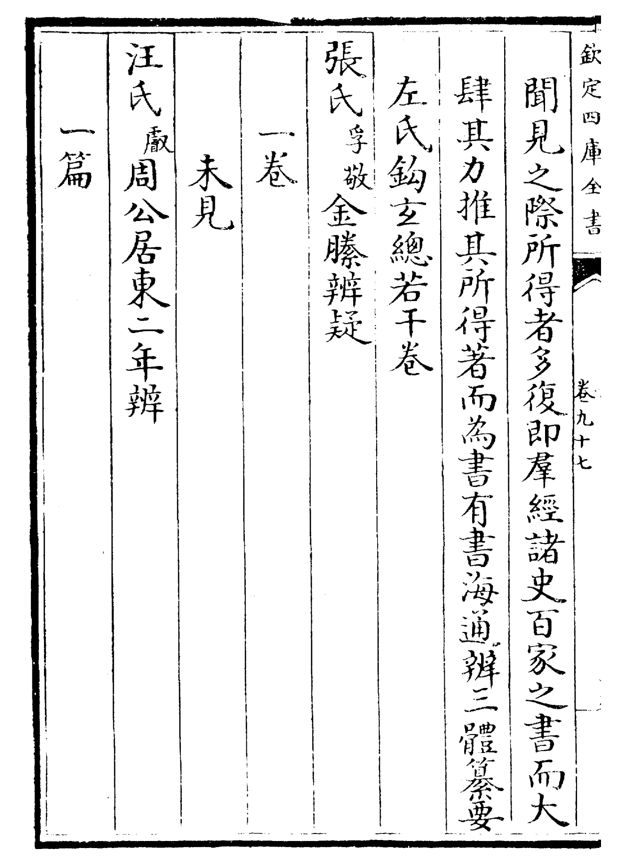
按金華黃文獻公溍有跋

王氏廉金縢辨

一篇

存

王禕曰縉雲王熙陽氏早歲從永嘉王天趣先生游



聞見之際所得者多復即羣經諸史百家之書而大肆其力推其所得著而為書有書海通辨三體纂要

左氏鈎玄總若干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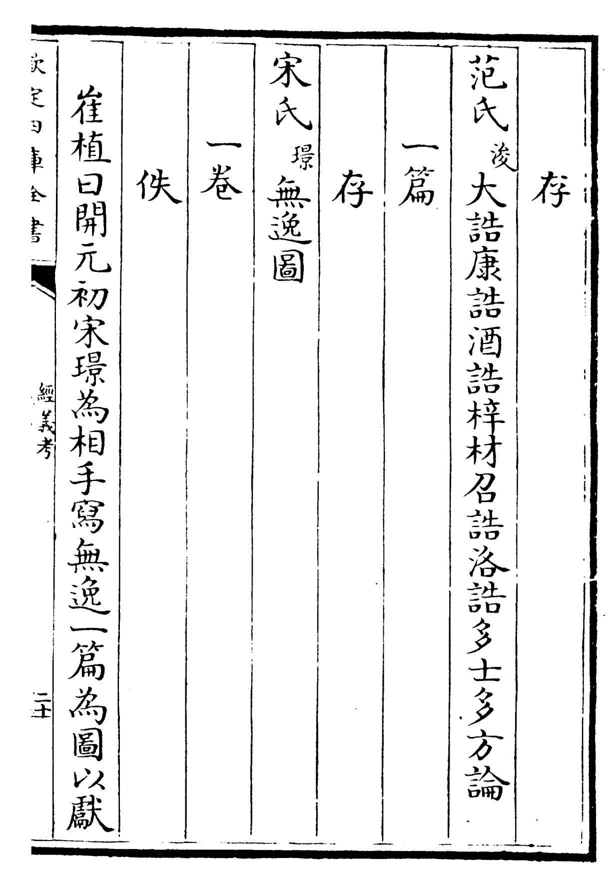
張氏孚敬金縢辨疑

一卷

未見

汪氏㦊周公居東二年辨

一篇



存

范氏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一篇

存

宋氏璟無逸圖

一卷

佚

崔植曰開元初宋璟爲相手寫無逸一篇爲圖以獻

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

唐國史紫宸殿設無逸圖

按唐之紫宸宋之邇英所設無逸圖當日進
獻皆有表奏故存之

王氏洙蔡氏襄無逸圖

佚

文彥博曰邇英北壁有仁宗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
圖

范祖禹劄子曰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昔仁宗

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敝

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

以為法

吳氏安詩等無逸講義

一卷 宋志二卷通考三卷俱合說命講義言之

佚

晁公武曰皇朝吳安詩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

筵顔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中興書目元祐五年二月講無逸終篇侍講司馬康

吳安詩范祖禹等錄進講義一卷

祖禹進劄子曰臣今年七月準入内供奉官李偁傳

聖旨令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錄進臣今寫

錄進呈

司馬氏光等無逸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胡氏寅無逸傳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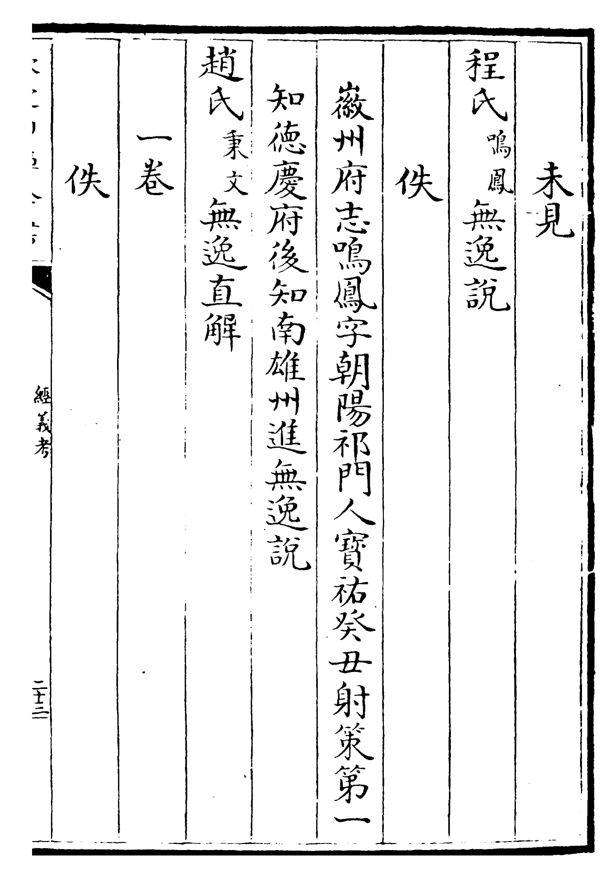
未見

寅進表曰臣頃任記注立侍經筵竊覩陛下親御翰墨書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心憂勤圖治濡毫灑牘不忘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誦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宏深未易窺測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俟

揆度輙以淺陋之學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心未嘗有異臣所以本原古訓貫以時事談經尚論而無益於今則腐儒而已恭惟陛下聖學緝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清光草莽賤微求裕覆載螢爝之照呈輝大明僭易伏誅誠無所逭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忠隕越之至

張氏栻無逸解

一卷



未見

程氏鳴鳳無逸說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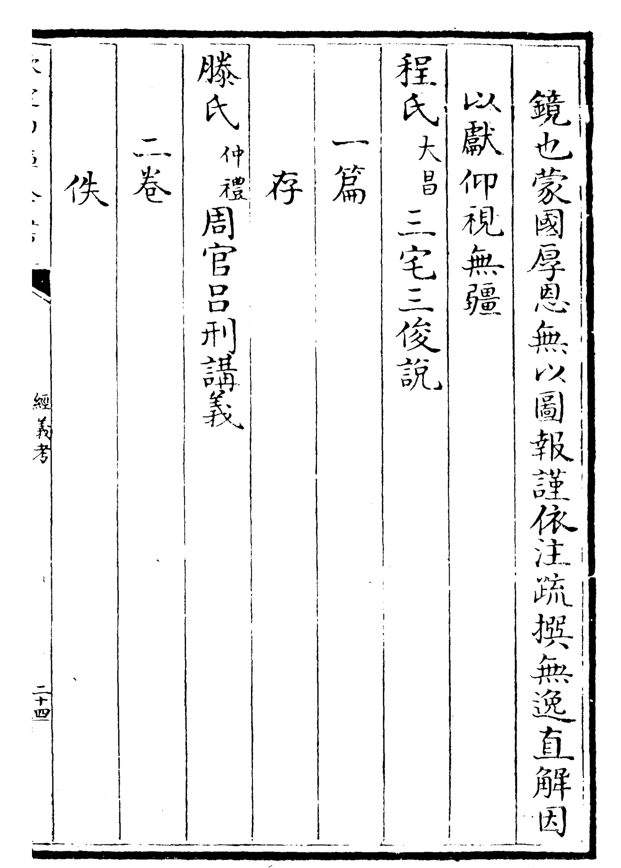
徽州府志鳴鳳字朝陽祁門人寶祐癸丑射策第一知德慶府後知南雄州進無逸說

趙氏秉文無逸直解

一卷

佚

秉文自序曰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荒怠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



鏡也蒙國厚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視無疆

程氏大昌三宅三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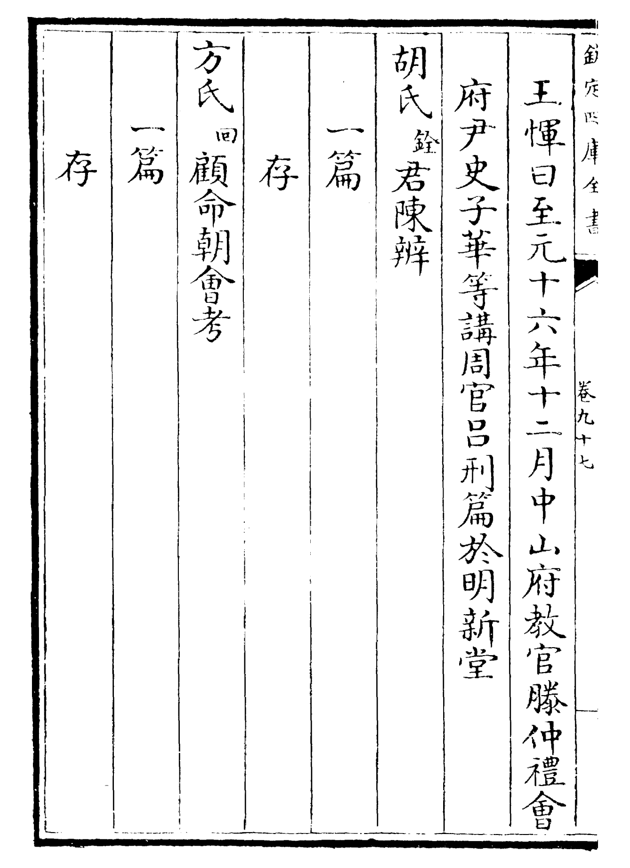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滕氏仲禮周官呂刑講義

二卷

佚



王惲曰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中山府教官滕仲禮會
府尹史子華等講周官呂刑篇於明新堂

胡氏（銓）君陳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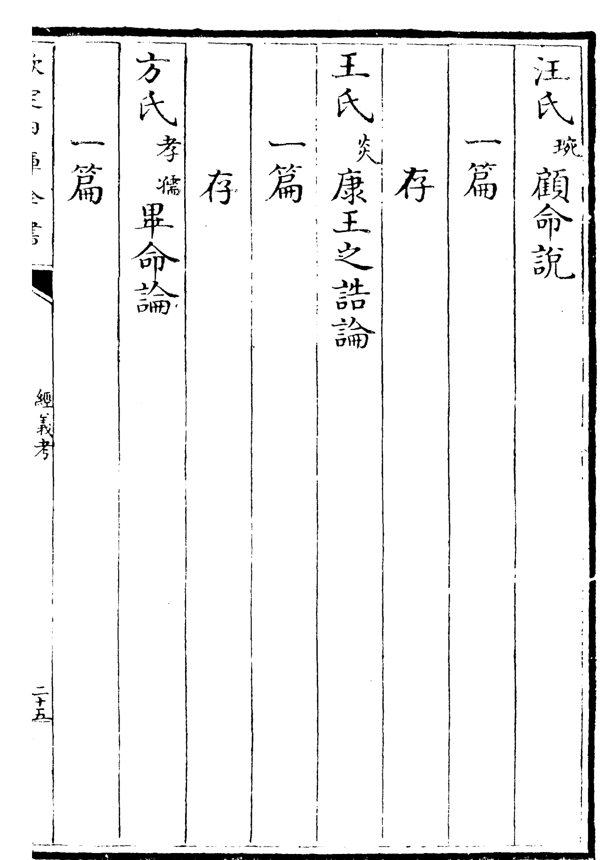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方氏（回）顧命朝會考

一篇

存



汪氏琬顧命說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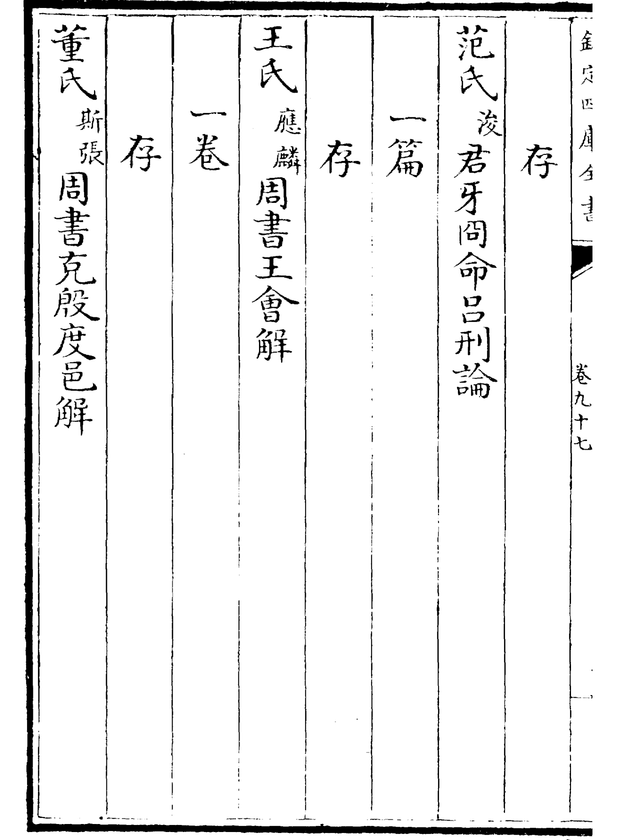
王氏炎康王之誥論

一篇

存

方氏孝孺畢命論

一篇



存

范氏 浚 君牙冏命呂刑論

一篇

存

王氏 應麟 周書王會解

一卷

存

董氏 斯張 周書克殷度邑解

二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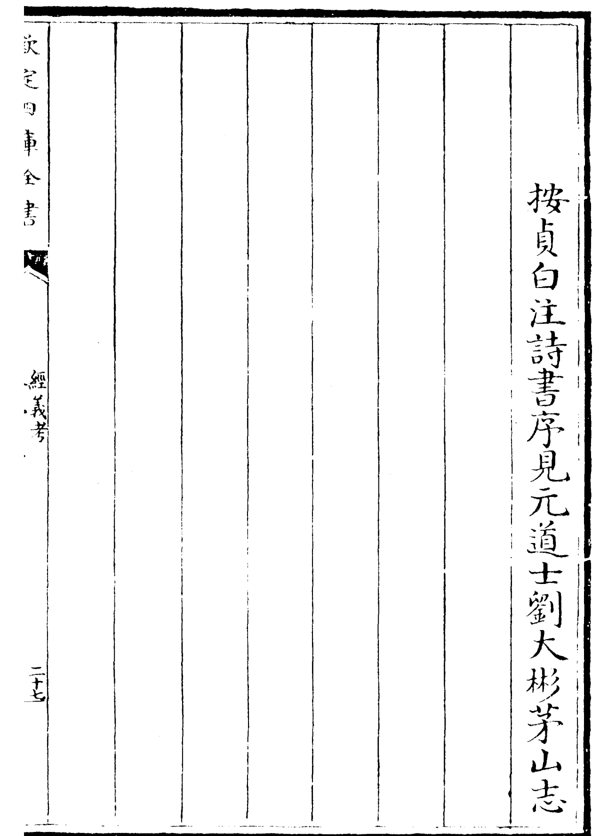
斯張序曰世儒謂周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為逸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遠其辭亦近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别為一録熙甫弱佚而在必有賞余言者賈生書云紂巳死玉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大白小白千古𡨚誣升菴集及金罍子巳有辨余録

克殷解依史記自武王既入始度邑解依汲冡書有一二未安者酌二書參用之以文字異同者疏其下孔晁注周書殊草草索隱正義亦多紕僻間綴以鄙見所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臣弑其君何居應之曰發伐辛焚非弑乎疇手刃之謂哉

陶氏弘景注尚書序

一卷

佚



按貞白注詩書序見元道士劉大彬茅山志

經義考卷九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九十八

九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二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九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一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墨翟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

為作也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

詩汜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　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即六義也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憺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

為言志也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鄭康成曰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讃咏之政惡

則諷刺之

劉熈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者也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按揖之言以一篇為一人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為詩在樂為歌其本一也

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録之孔子删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

文王頌始清廟皆魯太師次而録之者故論

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

孔子十去其九

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温柔

敦厚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

善者全而去

成伯瑜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

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刋正無禆國風文遭暴秦並為煨燼而詩全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惟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為殘滅　又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為頌之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為知詩夫

詩者古人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

歐陽修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删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周子醇曰孔子删詩有全篇删者驪駒是也有删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

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無素以為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陳鵬飛曰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唐仲友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變而遂至於亡也　又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變風猶有頌采蘩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

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為風亦有以為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刋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戴埴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

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名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手蕩緜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緜緜瓜瓞與緜緜葛藟同一取緜緜之義一以葛藟為名緜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緜蠻之義一以黃鳥為名　又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

于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因變矣崧高

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籥章歌豳

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

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

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

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

之歌歌之正為正風歌之變為變風采風者以聲別

之其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别其聲之正變復析為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為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侈麗而夸大然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别其聲之小

大正變哉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又曰周以詩為教置學立師諸侯之風陳於太師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

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删落高下十不存一為皆出其手豈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 又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 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謂孔子自删為三百篇大妄也 又曰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目為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

然季札觀樂論詩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亦未嘗及變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樂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强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羅壁曰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為風雅頌說者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為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駉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繂之柔矣皆

有其辭惟采薺河水新宫茅鴟鳩飛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宫斯干也鳩飛小宛也韓詩外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與

劉汲曰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蘇天爵曰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

三百一十二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為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删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删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删詩之説而晋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删詩為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

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

朱右曰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

盧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頴達以為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

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於此乎

黄淳耀曰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删詩之事蓋删詩者漢儒之說也

汪琬曰删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據依

按孔子删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

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刋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伯修亦嘗疑之近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愚心韙之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掾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

删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

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宫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宫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賔出奏陔鄉射之禮賔與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肆賔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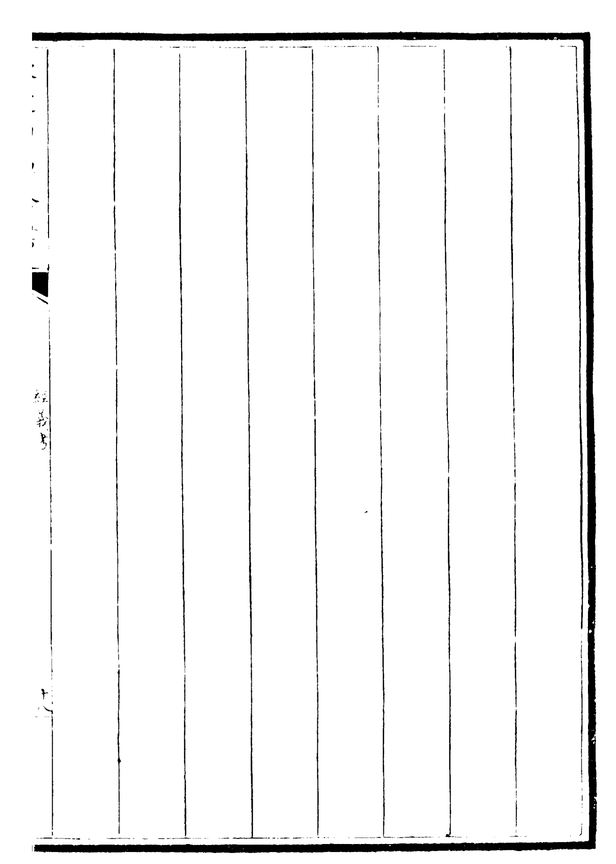
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删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删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删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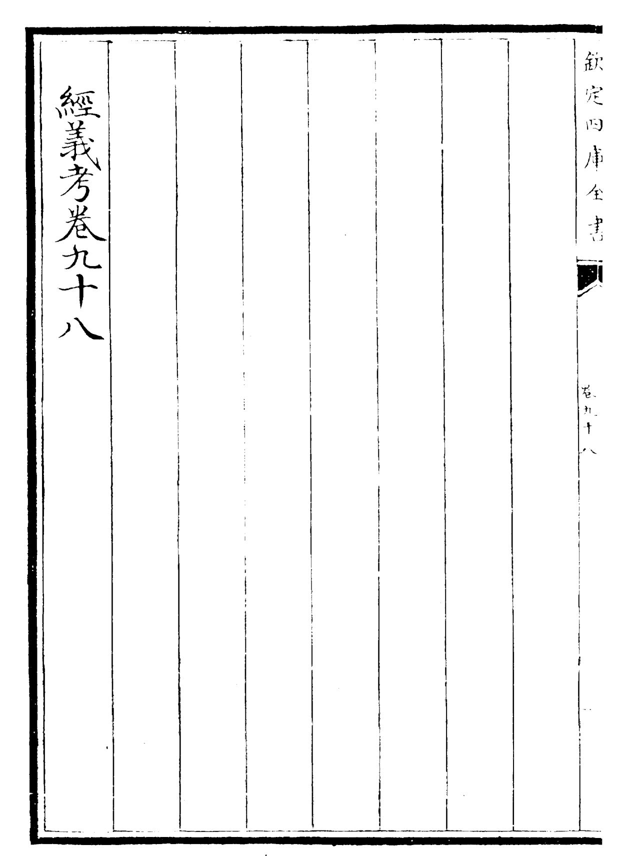
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删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為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删詩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

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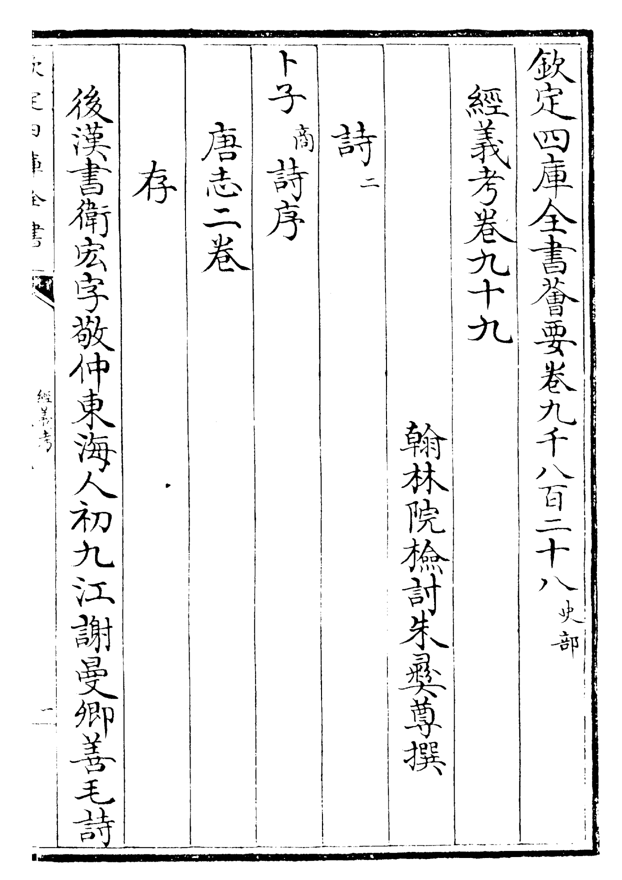
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為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瞽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

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而考求之不暇又豈忍刪去之乎且夫采齊新宮貍首繁遏渠九夏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與愚有以斷其必不然矣





經義考卷九十八



經義考卷九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二

卜子商詩序

唐志二卷

存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

迺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
旨於今傳於世

沈重曰按鄭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
又加潤益

陸德明曰孔子最先删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
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又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
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大序此以下則小序也

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孔穎達曰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

韓愈曰子夏不序詩

成伯璵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

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為允當當是鄭玄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為注耳毛公作傳之日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為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丘光庭曰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曰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所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為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為他人之女願為室家

得與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為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歐陽修曰孟子去詩世近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序文意多同故後時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為證　又曰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姓氏安得而

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
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㫖其言
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名公使子夏
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家
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
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
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
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

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㫖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名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王安石曰詩序詩人所自製

蘇轍曰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為作書之故其贊易

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為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夫惟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為出於子夏子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為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為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使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十一

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録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

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為此孔氏之舊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安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

亦辨不得

王得臣曰詩序非出於子夏聖人删次風雅頌其曰美曰刺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氏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

晁說之曰說毛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蔡卞曰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於法言莫之能為也或以為子夏衛宏之所為則疑其不能為

也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

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逺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於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

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緑衣之詩既曰繹賔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録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艸木然後繼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

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説盖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曹粹中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説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為節儉其説起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其説如此而已而序云德

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戚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徳服飾之戚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旣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則或以為子夏或以為毛公或以為衛宏其勢然也

晁公武曰詩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悦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

朱翼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説尚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已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故其詩陳農桑之事一與序合若不用序不知一篇為

何而作此猶易曉者其他詩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更茫然矣

鄭樵曰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書以貽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公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為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賔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葢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

録而不忍棄之所謂雜取諸家之説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至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艸木然後以内睦九族外尊黄耇養老乞言所謂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

李樗曰詩皆有序獨闗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闗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説者不同家語

云子夏習於詩而通於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

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趣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黄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

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録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為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黄櫄曰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姓氏而詩也有其序而

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傳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為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蘇潁濵亦本是說以為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李迂仲以蘇之說為

當且程王盡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為非漢儒之所能為竊以為大序之文温厚純粹有條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

程大昌曰謂詩序為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

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幷無别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甞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

言有義亡辭知其為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黒分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

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

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為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

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　又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范處義曰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

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為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為聖人之贊易而於詩序乃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為易大傳詩序為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

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為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大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疎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

正之迹明信如其説聖人於春秋則修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則删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葢多有之如陳陀如衛州吁如鄭忽皆已為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陀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而詩序亦曰陳陀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

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曰
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或書
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亦曰刺
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夫此其大
畧也至如詩序書請命於周豈非春秋尊王命之意
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王道書
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言書陳書喜書樂
書子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德

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絶書責書誓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無曲筆宜為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

秋雖嚴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止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為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為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修泮宫詩序則曰頌僖公能修泮宫盖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寶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修學校雖為美事亦為國者

所當然是以不書於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
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
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
以大序為子夏作以小序為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
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為大序餘皆為小序既已
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
題以卜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
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

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為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尚未必為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為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

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蓋以為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

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禄也於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

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為夫子之所録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為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

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為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為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為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為六經之疵亦惑矣

葉適曰詩序隨文發明或紀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

之惟是之從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遠矣

章如愚曰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乃若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先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

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名南此盖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

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王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

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其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

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識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名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免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强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懐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

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況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為説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遊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

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棠棣之華君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

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晻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人為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

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删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義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

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曰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襛矣云曷不肅雝則云以成肅雝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覇正以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邱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忘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

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黄震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事矣

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

二之而僃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

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叙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

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葢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宫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

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頼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嘆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頼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之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

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

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録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録也夫苿莒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别自為説而卒如序者之舊説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

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
録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
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
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為男女淫佚奔誘而自作
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
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
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
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

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葢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

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録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説是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佚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

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溪之狀指其行溪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慚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溪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擬先儒也蓋嘗以

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間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

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復咏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

勸之也盖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言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詩决非淫佚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

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

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滛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葢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

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

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

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疵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

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

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
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
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
諷咏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異論
哉　又曰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
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
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
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

見録者必其序説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傳者必其序説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説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説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意旨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説也若序説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

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章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為何語矣盖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録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録如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

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録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

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

吴澂曰由漢以来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㫖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於是讀者

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澂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説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

蔣悌生曰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二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侔書序可無詩序不可

無難一槩論也葢書者當時紀載之書其本文史臣已序作者之意如五子之歌太甲說命等篇史臣既序其作者之由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語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賴於小序之複出也若詩之作或歌咏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見於詩文之中而皆含於言詞之外苟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

孰知其為何等之言而述何人何時之何事哉然則詩序之有功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並論也先儒謂詩序孔子所作又以為子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子删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名平日師弟子問辨之頃豈無一言及此以詒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初鹵莽百餘年間正經尚錯亂磨滅不浔其全况序文乎意者孔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傳及漢興文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補緝耳惟其或有出於漢

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謬恐其有誤後學故力排之以為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中有可存録者亦為謬陋者所累而類入於排斥之例則其間或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為未妥愚自㓜讀書詩頗有惑於此今細推之誠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辨於左以俟後之君子正焉　又曰論者謂詩大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玩

之議論推原各有斟酌無可議者惟國史二字尚在擬議其餘全篇絶似聖人之言又案古者史掌書矇誦詩朱傳據此以明國史二字之失固為允當然細推之史掌文書則凡文書皆當屬史氏所掌意者采詩之時皆總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轉授瞽矇使誦於王之左右不然則矇乃無目之人若非他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誦之邪
崔銑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盖

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未可詆之為誣也

方鵬曰詩大序皆格言也非聖人之徒不能作也小序時或有誤然去古未遠得詩人肯綮者實多固不可以盡廢之也

孫宜曰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述作詩之由咸歸之其人是不可廢者也

盧格曰程子謂詩大序是仲尼作今讀其文包含訣

貫涵泳從容興觀羣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

蓋非孔子不能作也朱子只因國史一句遂斷其非

然詩掌之國史播之學官未必非也學者因之廢而

不讀何哉

楊慎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文公因呂成公太尊

小序遂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

李舜臣曰詩序其始一言而已餘蓋後人所述不應

作者自為釋也

薛應旂曰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辭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雞鳴邱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删述本旨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

許乎遠曰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必此三百篇皆本於無邪之思皆出於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於人倫有裨於風化不可不學也史記葢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由是觀之孔子删定詩篇皆可施於禮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註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既思邪矣讀詩者即有意於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耶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蔽三百篇義也孔子告顏淵為邦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之音孔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間代有仁賢詩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在孔子删其邪僻録其醇雅列於國風所謂淫與慢者不存矣朱子主淫慢之說於二國風中但辭有不純者即釋為淫奔為男女私相贈荅及考毛詩小序不然小序傳自漢初中間雖有附會增益未盡無據也如鄭風之將仲子小序以為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

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焉有女同車小序謂鄭公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而作褰裳小序以為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風雨小序以為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青衿小序以為刺學校之廢弛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注槩目為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荅韓宣子嘗賦木瓜荅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諷晉侯矣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

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餞韓宣子矣當時諸卿各賦詩見志義有取爾也肯取於淫慢之辭耶沈鯉曰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曰信之以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覿之也而以吾心之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

之而為直為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啟人之疑而不能決者何啻毛詩也耶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㠯疑而二戴之禮辭多繁複或足以漢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獨一毛詩哉葢詩之有序如今之辭賦先以名篇而後

有其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並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如柏舟清人等篇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存當其時碩儒名彥具博古通經之識者豈其乏人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

郝敬曰詩序相傳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為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蓋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畧曲盡為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概詆為妄作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為新說今因之予未敢信其為然也

沈堯中曰詩序每篇首句當采詩時蓋已有之豈惟

後之不能即孔子亦安能臆而序之其下演文乃出後世講師之口或得或失不可盡信又如六亡詩止有首句則以後儒不見詩辭故不能演朱子乃以演文之故而并斥首句不已甚乎且詩有四家而毛獨傳以其有此序也蘇子由僅存首句乃為得之若總序一篇相傳出於子夏玩其辭意自志之所至至莫近乎詩非大賢不能道六義以下似亦演文況所謂變風變雅尤無所指又以小雅大雅謂之政有大小

先儒皆不以為然愚謂此皆漢儒之言而非子夏之言也

胡紹曽曰詩序之作終難的指而傳據之久則不可誣況魯詩亡於晋齊詩亡於魏韓詩亡於五季僅存者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説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周郤周公之車者矣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名伯營之

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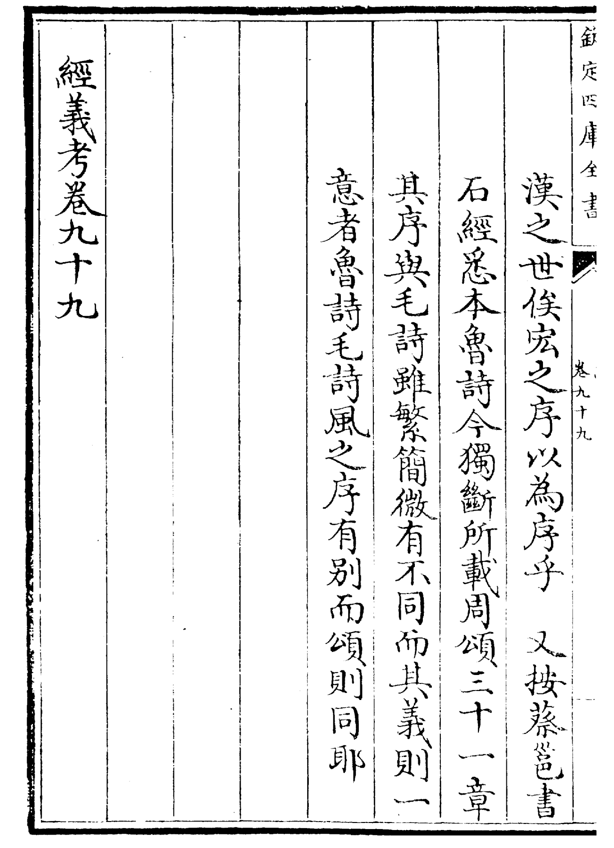
初經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次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

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

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
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一作悅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賔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
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
劉向元王之孫實為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
子乘舟為伋之傅母作黍離為壽閔其兄作
列女傳以芣苡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南大
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邶柏舟為衛宣夫

人作燕燕為定姜送婦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内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

授詩於高行子此緇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曽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据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



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為序乎　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經義考卷九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劉　震